惜抱軒文集

惜抱軒文集九

策問

乾隆戊子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學釋菜祀其國賢者爲先師示學者取法前哲從地近者始也列東土爲聖人父母之邦名儒繼踵多士仰慕師法尤易興起者乎春秋時若柳下惠季文子孟獻子之流嘉言懿行於傳述爲多士宜誦習而考其純駁矣及孔子同時所交遊者大抵齊魯賢士太史公既稱孔子嚴事晏平仲矣而又載晏子嘗沮尼谿之

封夫晏子賢者而其言何謬乎抑史所載有未信乎劉向錄晏子於儒家而柳宗元謂其書出於墨子之徒又何說也孔子之後齊魯儒者各有著書惜哉今不盡傳其篇目存亡可考者凡幾曾子之書見存於大戴禮記者十篇與論語中曾子之語精粗奚若孟子十一篇今存者七篇其餘贋說尚可聞乎荀子嘗為齊稷下祭酒矣古以孟荀同稱然荀子乃詆子思孟子之說為非是夫何悖哉抑其言今多載於禮記諸生能刪出之而論其當否歟漢初若魯申培穆生

白生齊轅固濟南伏生之屬誠多賢者其後若
公孫宏兒寬韋賢父子蕭望之匡衡孔光皆齊
魯之儒皆致位公相矣乃其人邪正優劣則何
如也鄭康成於東漢之末興於高密爲海內鉅
儒矣世言理學者宗閩洛而考證經義詳博者
推漢儒雖然漢儒行事具在將謂其第能博聞
稽古爲有功於經乎抑有躬修實踐誠無媿於
儒者也宋儒孫明復石守道皆有重名其人亦
可與閩洛諸儒並論之否方今
皇上聖學日躋繼古道統崇經術獎德行所以興起

教化勸示儒林者至矣諸生承
聖朝之澤而追鄉里之賢尙友千古考論辨說所概
慕企仰者何如哉願聞之以觀志趣焉
問儒者之學非一端而欲觀古人之迹辨得失
之林必求諸史爲史之家有數體而欲統貫終
始言備事該其法必取諸編年昔者孔子作春
秋爲編年家之所祖筆削襃貶學者述焉然謂
子曰其文則史左傳亦閒稱其體爲禮經之舊
然則聖人所筆削者殆無多歟自是之後爲編
年之史者有荀悅漢紀張璠袁宏後漢紀習鑿

南漢晉春秋干寶晉紀孫盛晉陽秋裴子野宋略之類其書或傳或不傳然昔人固有評之者其槩可略聞歟宋司馬文正公以遷固以來文字繁多刪削冗長舉其大要作資治通鑑觀其進書表自謂抉摘幽隱計較毫釐則可謂盡善矣乃若漢留侯之致四皓唐莊宗之負囊矢髑稱今古而何以不載而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平剡錄之類轉有採者何哉其後朱子因之作綱目其法益備而義益精蓋以門人編錄或不免脫漏舛誤諸生嘗讀而考論之乎夫孔子

序尙書始於堯太史公亦止紀五帝溫公通鑑託始於三晉而劉恕外紀獨上追邃古夫恕固與溫公同修書者而茲何其異也其餘前編續編續綱目等書孰爲優劣王應麟胡三省爲通鑑注尹起莘劉友益爲綱目發明書法其得失何如揚子雲曰子長多愛奇愛奇史氏通病豈獨子長哉故務理論世覈實去僞而不爲古人所愚善讀史者也我

皇上聖學淵深睿知首出故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及近來

御批通鑑輯覽所取予進退莫不歸於至當譬之日月至明幽隱必照千載之遠不能欺也多士承

聖訓而仰文明於史氏之學必有能稱量是非自攄所見者盡詳著於篇

問夏書紀九州而各載其貢道蓋以愈惟正之供謀轉輸之便聖人所以安國而利民也禹時九州之中四州貢道皆在今山東之境或由濟漯或由汶泗皆達河以至帝畿或謂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河乃菏字之譌是何謂耶自水道屢變大河改流而南而

國家建都燕京則天下糧運皆由會通河以至太倉而山東爲咽喉扼要之地是其勢較古時爲尤重夫運河北所行者漳水也南所行者汌承沂泗也臨清以南濟寧以北則上下皆賴於汶水昔人言汶水行五源別而流同其詳可得聞歟明永樂中尚書宋禮用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邨遏汶盡出南旺分流南北可謂巧於濟運矣然南旺地勢特高故昔人謂去閘則南北分渴一空況天時不齊或有旱竭固其理也然則豫備之使無患運道者宜以何術周禮稻人以

瀦蓄水以防止水考工記曰善防者水淫之初
宋禮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湖地設水櫃斗
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然水櫃在明時已苦易
淤今固不免填塞矣夫豈乏善防之術如周禮
所云逆地防不理孫者乎抑湖濱之民或有侵
占失其舊而吏不之省乎且唐時承縣有十三
陂以爲沃壤嶧縣其故界也今將舉湖陂之利
盡修復之內美田疇外資舟楫其道何以籌之
至於濬淺置閘諸策前人謀之詳矣其在今日
尚有可議者歟夫通古今之謂儒濟運經國之

重務也是以

皇上既嘗親莅河隄指示方略至兩澤小有不時必

上軫

宸慮沓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則考稽川瀆

講求利病幾一得以佐當世之用亦儒者事也

其各陳所見以爲

當宁獻

問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典司而惟守令最爲親

民之吏使親民之吏衆得其人則天下何患不

治使親民之吏一方失其人則一方受其病朝

廷雖有良法善政皆為虛文而已恭惟我
皇上愛養黎庶軫念如傷重司牧之官慎察吏之攷
是以綱維建立於上羣生禔福於下治化之澤
行而貪纂之風寡矣雖然海內至大人情萬殊
賢者固各舉其職而閒有不肖或亦偷容其閒
今將使郡縣之吏盡稱其職其道以何者為要
夫人難求備德性多偏吏之嚴明者或鮮慈惠
仁愛者或過於寬柔所謂嚴而不殘愛民如子
見惡如農夫之去艸者甚難其人今將聽民民
者意之所自趨乎抑國家法令有可以持其偏

而扶其弊者歟至其甚者則又或放縱無忌贖冒侵惏是以令者稽察之令責成上官而執法除邪明示懲創然猶恐上官以姑息而吏巧於避法何以禁之且國風羔羊之詩美節儉正直之德夫節儉則無侈費正直則無營求無侈費無營求則取用於廉俸寬然有餘貲矣而曷至甘爲墨吏哉然則奢蕩營謀者吏治之所由敗也今欲羔羊之美徧於郡邑而無簠簋不飭之譏將焉所立法而後可昔者司馬子長始傳循吏而所載公儀子固魯人也諸生亦嘗讀史而

慕其風歟漢書循吏六人後漢書循吏十二人
其所爲之迹有於今可倣而用之者亦有不可
施於今者倘分別論之至其餘如趙張三王之
流雖不入於循吏之傳然其治道實有足爲吏
法者採其長而施之於今奚不可也諸生其援
古以合諸當世之要書所謂學古入官者蓋將
有取於此

問民俗美惡因上治化王者在上道德一而風
俗同言治化無弗徧也雖然當周盛時分封魯
衛及晉已有用夏政商政周索戎索之異然則

所云風俗同者舉其槩而已其水土風氣性情
習尙之偏聖人不能強使合也故曰修其教不
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昔者周公尊尊而親
親太公舉賢而上功二者殊而齊魯皆治及其
衰則洙泗之閒斷斷如也而臨淄至以多刼人
爲大國之風於是乎曹參以勿擾獄市容姦爲
治矣若是者豈風俗一變不可復反乎將其時
上所以導之者失其理乎恭惟
國家平治百年百姓自厥祖父被
列聖教養之澤加以我

皇上建極錫福德溥而化光是以山東境內務民則

詩書絃誦愚民則重農桑務本業有淳古之風

豈非以其質性敦樸處地近而感化尤速乎雖

然恬熙久而侈肆萌生齒繁而游惰起文學固

可貴而恐其質行之衰織作冰紈冠帶衣履天

下之舊不必復而恐其本富之不足欲防其弊

厥道奚從且欲保風俗之美者莫要於去姦民

昔管子治齊參其國而伍其鄙使罷士無伍罷

女無家管仲雖非王道之器及其治國實與周

禮比伍族閭聯相保相受者同意諸生能舉其

泆之詳而識其要歟今山東東階巨海廣斥之野南阻蒙羽西連湖澤盜賊匪人或託迹焉夫列郡舉行保甲之法豈非周公管子之遺去歟宜得其要矣姦民猶有竄匿何耶將山澤曠遠有徼處幽阻難以比次歟抑市廛雜遝流亢來去無常難以蹤跡歟不然則吏奉行者不盡實歟諸生生長其間見聞熟矣欲登進其風俗之美而彰善癉惡以敦治道諸生私所議論者謂何其悉論陳之

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教多以文章禮樂爲則未嘗輕言性命而性命之理實無不明其後學者岐分異說競起於是言性理者紛紛爲蓋孔子之傳惟孟子得其宗至若莊周荀卿之屬推其原未嘗不出於孔氏之徒而卒不勝其剌謬者何也夫言性惡者其悖不待論矣董仲舒對策陳性命之情韓愈作原性李翶作復性書皆依於儒先之旨而時有純駁將何所去取歟昔箕子言五事周禮言六德孔子四教文行忠信而已孟子始言四端及宋周子又舉仁義中正夫道一而已

聖賢所舉之目何其參差也將有同條共貫者
存而不嫌於言之異乎自漢以來天下賢人君
子不可勝數然言道學孟子之後遂紹以周張
程朱其實何以定之且周子言無極太極頗近
於太始無始主靜則近於寂滅之旨主一則近
於常德不離之教正學異端懸於霄壤而判於
微茫奚以析焉方今
聖天子在上至德至教究廣大而極精微援羲軒之
統探孔顏之蘊垂則士林嚮風興起湖南為周
子故鄉餘風未泯尤宜有推闡服習其微言者

諸生其毋謂誦習宋儒爲科舉之學也試悉據所自得焉

問史家之體多矣而紀傳之敘載爲詳爲紀傳者亦多矣而司馬遷班固爲首故言史法者宗史漢而已夫史記之紀五帝三王援據尚書及帝繫爲不敢多入異說蓋其愼也然揚子雲猶云子長愛奇乃後人補遴或反溢於子長之外何邪漢書本紀止於十二張衡謂宜增元后紀益誠班氏之疏乎表所以稽列事時使人易曉共和以前之年不可知矣司馬遷表燕昭齊宣

時事亦與孟子諸書不合者爲何漢有功臣表與外戚恩澤侯表景帝以後侯國以降將得者皆進於功臣丞相封侯雖以魏相丙吉之賢皆列於恩澤其升降義當然乎抑有所失邪後世之史多作兵志而史漢不著其目并分見於他篇其義安取孔子或謂不當入世家屈賈魯鄒或謂不當同傳進游俠退處士前人并以是譏遷能斷其功過歟史記西域之事何以附於博望漢書宗廟之議何以附於韋賢又霍去病之於子孟賈生之於君房雖爲一家而列傳盡分

各以事彙當矣至劉向以附元王而不與蕭傅同傳張湯杜周不入酷吏其於本書體例能無參差乎恭惟

皇上萬幾之暇披閱前史抉千古之隱情剖儒生之疑說

特著論辨啟牖羣蒙士得奉折衷之論以謐探石室之藏將博學精思足備與日班筆之選者必有其人焉故詢史漢數端以覘其槩云

問管子曰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賈生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古聖王之制九年耕

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則積貯莫善於此其後李悝治魏視年豐殺以爲糴出之節是雖富強之術其計畫亦足爲王政資漢五鳳年間始設常平倉其法悝之遺法也然當時止用於邊郡一傳及元帝而罷之豈其道有不便於民乎抑吏爲之不善也隋時有義倉之名宋儒定社倉之制言積貯者大抵因此三術其建置本末利害得失之相較可悉聞歟今州縣各設常平倉又令鄉邑自爲社倉

國家籌為民厚生者至矣湖南之地古所云火耕水耨民食魚稻呰窳媮生而無積聚者然則議積貯於茲地尤其急也夫土壤卑溼官存倉穀久貯則有紅朽之虞歲糶則有强派抑買之弊是將何以杜之社倉積穀雖民所自為然將一聽於民而官不為之經理歟將使吏與於其間而毋乃又為閭里擾歟必使吏良而令行民賴其利將何術與夫審民生纖悉以達於謀國大體儒者有用之學也願聞陳義之詳密焉

問民有四而士其表率也士習既端則國多卿

大夫之材而民安於從化古之時宂置之士皆可爲干城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一有罷士不得容於其閒也周秦之交士習始漓而縱橫狙詐之說以起自漢以來士風又屢變矣方今多士涵濡於

列聖重熙累洽之餘又仰被

皇上聲律身度之教嚮仁慕義俊民聿興詩云藹藹王多吉士固玆時也若乃九州萬國地廣俗殊椎魯者無文華巧者失實南北異尚何以齊其短長又其閒閒有居庠序而僥吏事合樸厚而

樂輕俠有士之名而實爲士之蠹地有師儒而未必盡從其教歲舉優劣而未必盡得其實將使化導得行而激勸各當其道曷由諸生夙誦洙泗閩洛之言所以自正其身者即

國家所以整齊天下之理也修己移風試爲悉陳其要

問詩以言志虞廷設教蓋首用之唐時以律詩試士其後或沿或否

聖上以科舉表判之法文具無實乃

詔試士增用詩題所以觀學者性情才力畢陳而不

可掩也今試以古今體制之殊俾諸生縱論之五言詩始於枚乘蘇李其後作者輩出魏晉而下太白譏其綺麗過之斥爲蟬噪果無足取若是乎李杜詩之大家而朱子尤推子昂感遇者則又何說七言歌行王子猷所告謝太傅者已盡其理能推發其意與唐宋金元明諸家歌行一體派別尤多而各極其致其正變何以衡之自沈約始言聲病五言近體權輿於此唐初言律詩者推沈宋其後諸家少變其法中唐作者多以五律爲長然以視開寶以前何如也元微

之推杜子美爲第一者其長律一體耳子美果以是獨絕而律詩必以是爲正法乎七言律詩明人之論或主王維李頎或主杜子美而盡斥宋元諸作者意亦隘矣然蘇黄而下氣體自殊別意有不襲唐人之貌而得其神理者存乎夫唐人之詩古今獨出然或謂惟絕句一體最爲得樂府之遺者是何謂也我

朝文治百有餘年風雅之林炳焉極盛

皇上席藻昭回囿古今而羅萬象學者少窺萬一以旁衡千古詩人之作如登高臨谷如持鑑察形

較如其易明也可以究畢而詳說矣

傳

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為編修先生初為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為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 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

甚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啟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遂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　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

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為當然君獨不肎為其後為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歸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 上數顧詢君狀君力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勸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了鴻恩為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為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為園時遊之名之曰遯園言已不得盡力為國勞而苟遯也故人以遯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為丈人行所謂遯園者負城西山而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從余於是自述平生為吏事奮髥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

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昏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亾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傳忠勇曲論民用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遐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磐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方晞原傳

方根矩歙人晞原其字也爲歙諸生工爲文其文用意高遠非今世之所謂時文者也而昔人所以取四子書

爲義之初旨則晞原得之爲深其學宗婺源江愼修其文宗桐城劉海峯也所居在歙西巖鎭山中有林泉之勝晞原親賢好學四方賢者至歙無不樂交晞原晞原亦延致其家唯恐其去名聞甚廣乾隆丙午科大興朱石君侍郎主江南試自決必能以第一人取晞原而晞原是時已不應試後又四年晞原卒其卒年六十一矣晞原父曰[illegible]候補布政司理問常客於漢上而使晞原家居爲學及爲其曾祖祖父母營卜葬地數年晞原學益深而登涉川原盡得兩世葬地其父乃以爲慰其於交遊死生如一能任其急難意氣和易寬恕怒雖終

身諸生世爲之不平而晞原未嘗以爲戚歎也子二曰起泰起謙

姚鼐曰余始聞方晞原之名自戴東原東原爲言新安士三曰鄭用牧金蘂中及晞原也蘂中在京師與相接最久用牧晞原之文嘗得讀之而不識其人及晞原歿之前一年余主紫陽書院用牧以鄉試去里不得見得見晞原果君子然以事促歸不及造其廬念山居也其後余不復至歙而晞原用牧相繼喪矣人存歿數十年間耳遇不遇曷足論士有所以自處其身者足矣蘂中書來使作晞原傳余以所知者述於篇

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婿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敢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與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訓靡病於古說爲張貞女者父

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旣以身許人奈何用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閒張氏迎父弟其處以屋居父而己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與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爲貞女

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襲孝思之族祖曰藍襄聘妻胡氏藍襄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始久亦變爲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瀰六年十五而瀰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歿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葉興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珏之聘婦

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來即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耋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印松亭家傳

印君諱憲曾字昭服寶山縣人也祖曰樹瑞考曰克仁克仁無子以其弟廣西太平府知府光任生君以君爲之後中乾隆十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分發廣東爲翁源知縣以能吏稱其後內擢補吏部稽勳司員

股非孝之正也然至情所至無擇而為之君子所許也且天道人事捷於呼響惟誠則達於鍾氏女何疑焉惠銀字儒珍性好為善浙中凡有濟民之事必儒珍董之以此聞四方其言孝女事舅姑接家人皆多可稱雖復娶矣嘗悲思鍾氏余哀其意作鍾孝女傳

節孝張孺人傳

張孺人桐城太學生張若楷之女適孫氏　氏　高祖臨明末以監楊龍友軍殉難仙霞嶺　國朝謚之節愍者也考為候選知州循緯早沒妣張安人工部侍郎廷瑑女也里中稱賢明先以貞節被旌孺人為冢婦事之

能承其志義亭先娶姚氏無子卒孺人爲繼生一子起嶸起嶸生兩月而義亭以疾卒起嶸幼而多疾孺人撫視之尤瘁嘗累日夜不能眠然子五歲則使就學督之嚴甚卒以成其才孫氏家故豐而張宜人施於宗族戚黨者厚故漸貧義亭兩弟仲亦先喪其後季弟將援例就官或勸孺人於是時當議析爨以食毋與俱盡也孺人曰吾寧合而貧不欲析而富也其後家遂大乏起嶸出授徒於外以爲養時有不給孺人頗困然朝夕怡然如處其家故富時未嘗以爲怨乾隆四十八年吏部奏孺人節孝奉　旨旌表起嶸中乾隆己酉科順天鄉試

及嘉慶辛酉科其子世昌亦舉順天鄉試而孺人於是年遂卒年七十七爲嫠五十年矣次年世昌成進士改庶吉士而起嵘先以大挑二等當得學官獨哀母氏多歷艱苦不與祿養請姚鼐爲述其傳鼐亦夙聞孺人賢知起嵘之狀不誣也故爲書其槩云

何季甄家傳

何季甄者名思鈞霍州靈石人考諱世基生三子思鈞爲季故字曰季甄季甄早孤依於其兄思溫友敬甚至勤力於學乾隆四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纂修四庫全書善於其職四十三年散館改部屬矣旋以校書之普

仍留庶常館次年授檢討自是常在書局及全書成與
賜宴文淵閣下而旋以疾請告屏居訓子元煨道生兩子一年成進士其後皆以才顯有名內外其居盤石北鄉有雙溪嘗自號雙溪天下稱何氏爲盛門以何雙溪爲宿德矣嘉慶六年季甄卒年六十六始吾二十八歲居京師而季甄之兄令季甄從吾學其齒幼於吾六年耳而事吾恭甚使背誦諸經植立不移尺寸其後學日進而與吾或別或聚吾在禮部時季甄得山西鄉舉而來相對甚喜後三年而吾以病將歸季甄適攜家居於都吾入其室見其子之幼偶歎曰何氏其必興乎然

外郎三擢至吏科給事中京察一等乾隆四十六年
命爲浙江寧紹台兵備道其在寧紹凡八年嘗修海
寧石塘有功權海關盡去苛征商民喜之寧紹歲造戰
船以樟木爲材君采購嚴禁吏蠹奸擾於民而公事修
辦大計列一等當擢而君疾引歸數月而卒年七十一
君爲人孝弟慈仁其在京師遭本生父母喪哀甚見者
不能與言也平居和易愛人人樂親之交友鄉里至都
居君寓舍常滿有求緩者必應事有就君謀者必盡其
慮及君外任則求君者益廣君益常若有歉於人者然
故求者雖頻數不以自沮其處內外職屢治刑獄而意

一出於慈仁矜全多賴以生者雖與君及泰州侍應常
朝皆以鄉試同年相知侍君負氣疾惡同年生多遭詬
責然獨亟君嘗謂雖即君負長者也其後應常沒於京
師君視其槥殮尤備君生平寡欲獨好鼓琴晚而自號
松亭云子三曰鴻經鴻緒鴻緒君居官爲政之詳錢辛
楣少詹事已爲誌甚具之雖要以所知者爲傳以授其
子焉

節孝陳夫人傳

陳夫人雍正甲辰科進士臨海知縣諱萬鑑之女適江
知縣左諱文高子世揚妻也年十七而嫁嫁十年夫死

一子行遜二歲左氏雖宦後至夫人寡居甚貧乏上事
姑謹下撫孤子及以叔娣女爲女訓之必以禮姑臨海
公生五女夫人最長季則姚孺人也臨海嘗夜教女讀
書每太息言吾女何卒勝兒夫人後亦自授行遜書左
氏所居猶其先明忠毅公之故宅分至夫人及子二室
才盈丈撫子婁甚孺時至其室亦婁甚嘗使子與孺於
室中談經義夫人自治食啖之聞其言於牖外即喜入
曰汝等與人言宜若是夫人年五十八乾隆十五年冬
甚疾孺之母視疾執手而訣行遜後終於諸生其子其
章最有行誼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旦以其章應舉

而其章之子前一年登江南鄉試榜人謂天祐節孝之遺也然去夫人卒四十五年去行遜亾二十餘年矣今惟夫人所撫叔娣女爲女適張氏者尚存亦爲孀年七十餘矣當乾隆間夫人已爲吏奏旌表其節孝瑣夏愴恩而述從母傳云

鍾孝女傳

孝女錢塘鍾曉齋女三歲母徐氏没父繼娶陸氏又三年喪父及女年十四陸氏得危疾人謂必死女禱天求活其母刲股和藥飲之未愈乃再刲陸氏覺起女後適邵志鋌志鋌疾病女亦割臂以愈之年二十四卒夫割

是年別不復得相見矣年間其成進士又後十二年聞
其兩子成進士又後十三年聞季甄喪矣季甄存時常
以書問吾甚摯自京師來者爲吾言季甄之家法整飭
老而所養益邃容肅而氣沖士流有前輩典型之望其
所以訓子者眞古人之道也數十年未嘗須臾離而居
內教其子皆然吾老而德不加修吾媿於季甄季甄不
吾媿也季甄於交遊鄉黨多恩愛好濟人困又嘗設
義學於其間始季甄娶王氏無子繼娶梁氏生二子元
烺以庶吉士改部今爲戶部郎中道生以工部郎擢山
東道御史出爲九江知府又繼娶張氏生四子立三維

四慎五溆六溆六爲孤才三歲吾痛季甄之喪既爲文哭之又次其行爲傳以寄諸其家云

陳謹齋家傳

陳謹齋諱志鉉字純儀休寧有陳村在縣治西南山谷之間俗尚淳朴陳氏世居之謹齋之曾祖仁琦以孝悌稱爲鄉飲賓其子燿然孫世璒皆敦厚不欺爲長者世璒又爲鄉飲賓僅一子志鉉守其家法尤謹故自號曰謹齋也謹齋以行賈往來江上或居吳或居六合江浦所居貨嘗大利矣而輒舍去之既去而守其貨者果失利其明智絕人如此而內事親孝養寡姊甚厚姊亾盡

力上請獲旌其節在里則歲以米平糶建陳氏宗祠置祀田設爲條制甚備倡修邑鄉賢祠其村南有巨溪越溪道遠婺源而溪漲輒阻爲人患謹齋爲造舟設義渡置田以供其費在六合江浦邇公事所能爲者必以身先如其在休寧焉其自奉甚儉陋而濟人則無所惜人或欺忤之爽然未嘗較也人或頻以事求索之輒應求嘗厭也暇則以忠謹之道訓其家人而未嘗言人之過少時遇一術者爲言君某歲當少裕某歲大裕及他事成敗後皆奇驗又言君當五十三歲死矣故謹齋至五十即歸臥陳村不出以待終然壽七十八乃沒人謂其

修善延也既沒而其家不失長者風謹齋之教也謹齋子四人有瀏文龍有洄皆爲謹爲善人皆先之卒惟幼子有涵遂其終時年五十矣而以盡禮致毀有稱有涵之子兆麒從姚鼐學爲文嘗爲鼐述謹齋之行

姚鼐曰謹齋生平皆庸行無奇詭足駭人者然至今人多稱之者以其誠也夫使鄉里常多善人則天下之治無可憂矣如謹齋者曷可少哉曷可少哉

方染露傳

方君染露名賜豪爲人清介嚴冷不可近以不義少以能文稱爲諸生乾隆三十年中江南鄉試屢不第以謄

錄方略館年滿議敘得四川清溪知縣既至官視其僚輩洪洺之狀曰是豈士人所爲耶吾柰何與若輩共處且吾母老不宜遠宦卽以病謁告其莅官甫四十日而去歸里歸則授徒以供養日依母側執政有知之招使出者終不往如是十年母以壽終君悲傷得疾次年卒年五十有九乾隆五十九年也君尤工書里中少年多效其法君夫人張氏亦賢智有學余居里中寡交遊惟君嘗樂與相對一日在余家共閱王氏萬歲通天帖疑草書數字不能釋君次日走告余曰昨暮吾妻爲釋之矣舉其字果當也然張夫人竟無子側室　氏生子元

芝元芝四歲而孤君既喪余益老里中舊相知皆盡君弟德自京師書來請爲君傳余謂君行可紀而亦以識吾悲故書之如此

程養齋暨子心之家傳

程養齋諱文遂字乘素養齋其自號也先世居歙黃墩唐末徙新建至宋淳祐中徙婺源居婺源十六世爲贈資政大夫字生贈資政大夫應鵬兩世皆有厚德於鄉黨養齋乃應鵬之弟三子也年十九而父嬰風疾兩兄適客遊君侍疾左右及經理家事稱爲賢孝及既孤上事母兄下撫三庶弟人無間言程氏自兩贈資政相繼

建立祖祠而增修飭之至養齋爲立祭法規久遠益虔
且密恤宗族厚鄉里能嗣其家風爲人循謹踐履實貫
著無忝誌經目誌禮考若干卷又輯先代遺訓師友格
言自端楷細書爲卷日取以自警惕平居嚴衣冠慎動
作見者肅然又明于處事發源嘗值歲饑君率衆出粟
平糶設立規條事舉而爲利溥總理發源縣志書成人
以爲善云年五十七卒于家以例得都察院都事職卒
後以子尙義由知府加五級得贈資政大夫娶黃氏子
二尙志尙義
尙志字心之其爲人年少而沉靜寡言笑嚴毅如宿德

十八歲補邑弟子員力學不懈于十三經皆成誦而不屑于時文之卑陋嘗讀古史書分類而纂記之求經濟之用自厲氣節嘗曰士入世立腳不堅任事不巨則庸人耳兼通算法能推三角八線以闡宣城梅氏之義居家孝悌最爲養齋所喜赴試金陵卒于途年二十二養齋哭之有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于朋友誾誾于兄弟怡怡茲足著其人矣以子學金爲戶部主事加二級得贈奉政大夫妻王氏以節孝獲旌子二學金南金

姚鼐曰婺源爲大賢朱子之鄉士大夫猶以敦禮講義爲貴君子之遺風遠矣如程養齋者誠無愧一鄉之善

也與養齋于修縣志時婺源士皆惜心之之死欲載之誌內養齋不可今學僉乃請余傳之其父子用意顯晦皆是也如心之之賢俊孺出于俗使天假之年所成立可量哉

惜抱軒文集十一

碑文

宋雙忠祠碑文 并序

東海朱使君受命領兩淮鹽運司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聚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臨安阿术之軍北圍揚州時維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衆以守兹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埶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詔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

弋維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愍其所處以為弋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志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 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 聖朝為敵雖而殞者皆隆崇謚號俾吏秋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陊壞歲久不修其於 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竣工桐城姚鼐為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旣脫金距瞰覦江淮嬰兒稚女誰匪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皷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遷詎不辱身死爲社稷生從隨君既得死所安於牀茵列士搏膺而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堂烱烱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㬎剛大思繩厥心來庭來對

蕭孝子祠堂碑文 并序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脇斷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

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紂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禮義廉恥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潘籬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既娶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諱姑曰日賈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絰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奉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

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

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遂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

姚鼐為銘之曰

親吟於廡子憂兆寧親儼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

拆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缶罌何究何恩一使於誠志存

身滅夫豈徇名德襄愿薄以忍為貞千世萬世徠讀此

銘

明贈太常卿山東左布政使張公祠碑文并序

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兵自青山口入畿甸所過

夷剗蔑能防阻放兵南下山東巡撫以濟南兵守德州

濟南遣卒不及二千而　大兵卒至左布政使張公率吏卒募士城守相拒十晝夜力盡援絕十二年正月庚申城破公戰死城上妻方夫人妾陳氏皆自投大明湖內事聞贈公太常卿方夫人陳氏皆被錫命義果章於一家忠烈光於國紀夫天下之善一也我　朝神武奄有天下於前代之臣忠於所事雖相抗拒以死必褒美及之豈非崇善植義示人臣不以衰盛易心之道哉故天下聞而增感歎焉況在其人之鄉里乎張公桐城人也既沒濟南及桐城皆為祠祀公鼐昔嘗以使事至濟南瞻公像拜於祠下慨焉賦詩而後去後十五年

家居値里中修飭公祠衆請爲文以記吾鄉當明萬歷中公及左忠毅公以丁未庚戌兩科相繼成進士而皆死於忠藎故世言吾鄉人物風節之美也君子所貴爲善而已二公所以死不同而同爲忠士有遭値行義不必同二公而庶幾於二公者其道亦必有在焉矣公行載明史傳不待文而顯爲之文者以厲鄉人也祠在邑南門公居室前復修之者公五世孫某銘曰

天有所廢人不可支危以軀殉道則無媿公治剛粵民頌曰哲遯屏東藩以困奮節婉懿夫人援攜嫡妾廿队潭淵高義矗立靈車神旌風雨之辰僧徠故居撫其嗣

人倚彼嶽垣高豈以軒既飭敝祀以萬斯年

鄭大純墓表

閩縣鄭君諱際熙字大純為人介節而敦誼勤學而遠志年三十六終於舉人而士知其生平者靡弗思為君初為諸生家甚貧借得人地才丈許編茅以居日奔走營米以養父母而妻子食藜藿君意顧充然鄉有吳生者亦介士死至不能殮君重其節獨往手殯之將去顧見吳生母老憊衣破即解衣與母母知君無餘衣弗忍受也君置衣室中趨出君既中鄉試將試京師行過蘇州或告之曰有閩某舉人至此發狂疾忽詈大吏吏繫

之禍不測矣君瞿然曰吾友也即謝同行者步就其繫
所爲供醫藥飯羹至便溺皆君掖之適君有所識貴人
至蘇州求爲之解某始得釋君即護之南行至乍浦乃
過其家人君與別去於是君往來蘇州月餘失會試期
不得與君文章高厲越俗其鄉舉爲乾隆丙子科同考
卿龍谿縣陽湖吳某得君文大喜以冠所得士及君見
吳君吳君曰吾不必見生見生文知生必奇士也然已
矣生文品太峻終不可與庸愚爭福君自是三値會試
一以友故不及赴再絀於有司君意不自得遂不試往
主漳州雲陽書院歸謁吳君於龍谿遂於龍谿卒君有

弟字曰大章少與君同學同執家皆長而同有名君歿八年大章登進士爲編修去年余與大章同纂修四庫全書大章曰見余每如欲有言而止今秋余疾請假大章乃悽然曰世好文者多矣莫若吾兄吾兄鄙夷凡近人而追慕古人則忘寢食棄人事以求其文之用意惜乎不見君文吾兄必愛之也今吾兄沒十四年矣君又將去安得君文傳之余爲惻焉昔吾鄉方望谿宗伯與兄百川先生至友愛百川死而宗伯貴吾鄉前輩皆告余宗伯與人言一及百川未嘗不流涕也今大章何以異是夫純學行皆卓然雖生不遇表其墓亦可以勸後

人余固不憚爲辭而大章之志則亦益可悲矣君無子其詩文曰浩波集大章爲鐫行之乾隆三十九年十月

刑部郎中桐城姚鼐撰

羅太孺人墓表

攸縣陳檢討夢元之母曰羅太孺人初歸於贈檢討諱伍南家無尺地以資生父母作苦中年乃能買屋以居敎子讀書爲士未幾贈檢討君亾太孺人撫其二子皆十歲餘能使無失業相繼爲縣諸生旣而長子夢鼇又亾獨與次子居或頗侵侮之太孺人禁毋論較惟責爲學益急以至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太孺人年近七十檢

討請歸養太孺人遭逢艱難豫樂不同能始終靜一其心不怵不惛年七十三乃沒將沒戒子巽曰入朝毋徇勢利而弃舊學故檢討至今奉其教爲端士焉當長沙之南衡山之北湘水東受洣水泝湘則逾衡永西南届嶺泝洣則東南至茶陵之東洣源雖近而淸徹倚於湘故其殖多喬士攸縣居茶陵下流洣至是納攸水受其通稱其西遂近湘攸之會云縣中陳氏爲最大姓檢討之祖在明多取科第仕進久而勢落徙業至檢討再興其家而太孺人最有力焉初贈檢討君治屋城中居攸水西南而其六世墓地曰叢嶺又在其西南距攸水

十里據豬山之勝陳氏長者謂贈檢討君夫婦賢也使葬獨爾於是故太孺人始屏城北今葬叢珊祖塋之次乾隆二十七年檢討値 國恩追贈及太孺人三十九年刑部郎中桐城姚鼐表其墓前之隧

荊條河朱氏先塋表

朱氏先居山東歷城明初有以功得世襲三品指揮使者數世譜失其名其始以指揮使屯遼陽左衛名永安名乃可紀永安生澄澄生國輔皆襲指揮使於遼東國輔之子諱應奎襲職會 太祖高皇帝定遼東改爲正紅旗漢軍參領管火器營營以修理遼東戶口籍

成賜爵阿達哈番旣而失爵以參領終長子襲參領諱
登科　世祖章皇帝入關從有功又改為鎮守山
海關城守尉兼參將事　章皇帝賜之塋地於寧
遠州翔條河上今墓所也城守尉遷父柩於遼東來葬
之城守尉沒亦葬之其子諱廷縉襲城守尉二十餘年
於職無廢事康熙二十年撤山海關守兵設將屯大裁
去城守尉改朱公為副都統管副都統未任而卒卒從
父葬故翔條河多從葬之墓而參領城守尉副都統三
世最先爲朱氏城守尉世職也及改官副都統吏議之
不許而遂亾之自是副都統子孫或居山海關或遷京

師雖失世職而自以才進顯者益多副都統有孫曰倫
瀚曾孫曰孝純繼以文章治行顯倫瀚仕至正紅旗漢
軍副都統孝純今爲兩淮轉運使嘗使人出關修墓植
木既以書來告余曰孝純家京師出宦四方先人墓地
越在山海關外不獲時謁自吾父謀立石表隧以昭
國恩崇紀前烈石既具矣求得文以刻孝純懼久遠或
湮廢敢請爲之辭余曰叅領以來三世皆爲功開國時
以受 賜地爲墓誌固並表天下族姓興喪多矣尊貴
或一二世或數世輒盡朱氏自明迄今十餘世矣而人
才之興未替繇非其先人遺澤遠哉此天下所樂稱者

而況其子孫乎若夫右控北平巖壑之雄深左臨渤澥之波而瞰中外之界山川偉異足以發其子孫英傑奇秀之氣則是彼　先朝賜地之恩厚於無窮也朱氏其勉焉而已乾隆四十二年某月刑部廣東司郎中桐城姚鼐表

丹徒王氏秀山阡表

王氏世丹徒人今在雲南臨安府知府文治之祖諱元盛字祥甫里居為誠樸長者不吝卑世有子諱士閎字漢徵漢徵生五歲而孤母吳孺人尚少家貧乏無族黨內外之助撫三尺之孤默默自寄於窮巷之中亦教

養子至成立漢徵有兩弟皆殤獨漢徵長而至孝母子相依無須臾之離其事親衣服飲食之具貧不能致美而能使母衣食之而樂也母八十餘而終漢徵年逾六十矣喪殯不能華飾而能極其哀慕之誠也乾隆初鎮江修府志丹徒馮令君詠主其事漢徵謁令君涕泣而述母節詠爲感動載之志內里人皆以爲不誣也祥甫亾時不能葬漢徵長乃營葬父於丹徒東南秀山枝之原及吳孺人亾祔焉漢徵年七十三卒娶同縣某孺人無子側室秦孺人生文治文源文明漢徵兩孺人皆從葬於秀山墓右後文治以一甲第三人登第爲翰林院

編修遇國恩贈兩世皆如其官階皆文林郎姚皆爲孺人又其後文治以待詔出爲知府歸守先塋桐城姚鼐其友也嘗訪文治於丹徒拜於壟下文治請爲表未及成又其後文源與江南己亥科鄉試爲舉人文明爲湖北龍坪鎭巡檢文治視其弟於湖北過皖號孫復徵前語乃以所知者書俾揭諸其阡夫王氏內外節孝誠可稱矣然皆生窮困於其身卒乃光顯於其後爲善之報有不可必而爲己之無憾者可必也誠無憾矣無聞於時亦可也而必盡力表章以著於世者賢子孫之心不能已也傳曰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非是謂耶斯

亦可為爲人後者勸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表

河南孟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表

魯氏世居江西新城中田鄉康熙乙丑科進士諱瑗由翰林檢討仕至右通政通政之子諱琛康熙戊子科舉人爲廣西平南知縣實生孟縣君君諱鴻字遠懷乾隆癸未科進士爲河南沈邱滎澤孟縣知縣君少讀書慕古人行蹟思效於實用其在職重鄉約長必慎擇請謹畏法者而稍禮貌之又重奬其尤善者告上誠下一以忠信故事舉而民不擾下情達而上官樂從沈邱與江南阜陽界鄰盜五匿焉故難捕君推誠與阜陽約兩縣

合捕卯一邑於是猗盜皆獲沈邱有賈術之累君力請去之而爲盜縣禁無賴號爲求官擾民者其時上官亦多知君賢然十年居河南終不見拔君亦厭吏事遂援例入貲當得府同知因離任還返返則誘進後進稱善卯不及者四禮通俗以率鄉人其於古文受法於建寧朱梅崖所爲凡百餘首持論有根柢而多當於情君之族子九皋始從君爲科舉之學君高其才勸使學古九皋卒成進士以古文名君於余爲進士同年然往來疏甚晚與九皋相知乃聞君之爲人君在界又將使其二子繪纘渡江從余學雖不能至余甚愧其意乾隆五十

四年冬君卒卒邈年九皋與紳縉以書乞爲文揭諸墓上蓋曾氏多才而君所以啟後人者爲有道矣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日桐城姚鼐表

疏生墓碣

疏生名枚父曰長清兄曰枝春皆桐城諸生生幼從其兄讀書穎悟過人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安徽學政愛其才取入學次年補廩膳生才十三歲乾隆五十一年朱石君侍郎典江南試填榜得疏枚名大喜曰此吾兄生平所重士也然生終於舉人年三十二乾隆五十七年夏卒生爲學精甚寒暑晝夜疾病不輟世之士能文章

者略於考證講經疏者拙於爲文生能兼攻之不懈於箋詁文辭之事皆求得塗轍矣用力懲而天及之悲夫生居去吾家七十里顧不常見其慕余絕甚得余文輒誦之不忘余在江寧生疾亟謂其兄曰吾不復見姚先生矣爲乞數言誌我足矣其秋枚春來請余余傷而書之使歸鑱其墓上姚鼐表

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砥翰林院編修鉛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纖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

病割臂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謄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清州同知吏事甚辦辨獲盜之不貲者執之力卒獲眞盜果如君言値水漲君行視救溺者中溼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大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有家僮善歌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從飲酒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茀見編修有子英秀侍側其言其可憂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没又數年而君匹余頃居江寧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

年矣人世之迹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既足稱沒後其幼子立爲之生母賈氏卒縊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思生平故舊乃書其略俾立中碣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一月桐城姚鼐書